隱門

洪門信條

以義氣團結
以忠誠救國
以義俠除奸

THE CHINESE TIMES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in Canada Publishers Ltd.

神聖的愛

馬浴光

這頓晚餐直吃了一点多鐘，席間吳世伯講了壹大番出門的經驗，她和我却很少說話。事情就這樣定了，因爲動身前我忙于應酬，無法定奪何時下船，故此說定各自下船，在船上才大家相見，我對吳世伯道別，他含笑送我出門，低聲的向我說：

『希望他日滿載榮歸的時候和她一起，及帶回小狗小猫們。』遲一天我上船了。

船開行後我在客廳發現了她，我微笑的走向她那邊去，她也像發覺了我，連忙含笑的向我招手。我就坐下她身邊的沙發上。我心房跳動得很迫速，我口唇像膠了一樣，無法說出壹個字來，她帶点奇怪的眼光釘着我，像怪我沒有說話，又眼識笑我沒有現下年青人的勇氣，遂使我更加心怯，越無法打開話匣來下意識地掏出壹包香烟，遞向她說

『陳小姐也燒煙麼？』

『謝！我少用。』她笑着說，停了一停，又說下去。

『我還未告訴你我的實在名字哩！我的名字叫麗娟。以後你就這樣叫好了。呀！我也餘向你請教大名啊。』

我漲紅着臉，自己取了一枝烟燃着，才訥訥的說：

『請妳勿怪我直呼你的名字，麗娟：是我不善說話的人，浴光是我的名字。』她又笑了，她老是那麼愛笑，不：可又譏笑我說話的遲滯吧：我不安地偷看了她兩眼，她才歛起笑聲說：

『浴光：好吧：恕我不愛說客套話，實在点說，我很歡喜像你這樣爽直天眞的人，同時，我們難得有這樣機會作旅途的伴侶，大家不妨輕鬆点談天，否則，這二十來天的航程，可眞悶煞人哩：是不是？』說完了，臉上又現着兩个淺淺梨窩，那雙使我又愛又怕的眸子，像是不放過我似的，視綫不停地在我身上打轉，她見我呆着像有意無意的把她那隻纖纖的柔荑貼着我枕在枱上的臂膀，遂使我很難爲情，欲移開我的臂膀，但這樣顯露我的不大方，同時，給她貼着的左臂，好像觸電的一樣，由臂間直達心房，使我心神及意態，有点搖盪迷茫的感覺，對她：我有些兒怕，但欲親近她的情緒，却又自然地從心裡發出，矛盾的心情，支配了我的整個，獃獃地呆着。（未完）

鶴驚崑崙

王度廬著

長篇武俠小說

上册　二八

第一回　獵豔偷香門徒觸大戒　懺殺悔過老俠動慈心

可是我沒想到鮑家他們竟是這樣的兇狠！我看不趕快走遠。被他們抓住。立刻就是個死。我到外省要找一個作官的朋友去。將來也許能把你們全接了去！黃氏哽咽着。却說小出一句話來。江志升說。我不敢再在此多待。我要走了。無論見着誰。千萬不要說我今晚回來了！說畢他往外走去。忽然又止住步問說。小鶴呢？黃氏擦着眼淚說。小鶴他睡了！江志升的意思似乎是他還要看看兒子。可是忽然他又想了想。就嘆息一聲。開門走去。黃氏將要向外送她的丈夫。江志升却把門攔住。用很恐懼的聲音說。你不要跟我出來！當下江志升手提單刀。溜出門去。順着牆往北走。就像一個賊似的。逃出了村子就往北飛跑而去。這時已敲過二鼓。天上繁星萬點。銀月一鈎斜峭的春風吹得江志升身上發冷。路上雖然沒遇着一個行人。但沿途各村莊裏的狗却都像發現了他。在遠近各處狺狺的亂吠。江志升向北拚命的跑。因爲地上坎坷不平。有兩次他都摔倒。還有一次險乎失足在水裏。他越慌越亂。總彷彿有人在後面追趕似的。有時他眞灰心了。要將頭扎在水田裏。叫水將自己淹死。有時他又把心一橫。不想逃走了以索性跟鮑振飛那些人拚個死活。但他究竟是求生的心切。便不得不忍耐痛苦。在茫茫的黑夜之下往前走去。直走得脚疼腿軟。東方就漸漸發出白色。眼前望見了一座高山。他知道自己已離開鎭巴縣境了。站住身。喘了幾口氣。又像是跛子似的。坎坎絆絆的往北走去。東方的曙色也就漸漸上升。展開。江志升忽然覺得自己這個狼狽的樣子。手裏提着一口刀。倘若被人發現。一定認爲我是强盜。於是便趕緊把手中的刀拋棄在水田裏。然後他依舊忍着腿疼緊緊的往前走去。走到大高峰。只見。。。